

文学是一个更广阔的存在

——《东风泊》作者刘鹏程访谈

黎在珣



《东风泊》
刘鹏程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市作家刘鹏程老师的非虚构长篇小说《东风泊》，是安庆市首届长篇精品工程作品，出版后产生了良好影响，一直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

黎在珣（下面简称黎）：刘老师，在日前揭晓的首届宿松县政府文学艺术奖中，《东风泊》获得文学类唯一的一等奖，祝贺您！

刘鹏程（下面简称刘）：谢谢黎老师！作品得奖，我并不为自己多高兴，我更为我们宿松县高兴。因为这是我县政府推进文化强县的一项重要举措，新设立的每两年一届的政府文艺奖，必将对宿松的文学艺术事业产生深远影响。我从十几岁就开始“爬格子”，爬了几十年，早就把写作当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不为名利，只为热爱生活。尤其是文学创作，我更多的是享受创作过程中，那种来自生命思想情感状态的愉悦感，虽然收获也是一种快乐。

黎：尽管我们经典的写作理论说，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在许多时候写作是写自己，不断写作的过程也是不断寻找自己的过程。从您的诗歌、散文和这部小说，可以看出童年、少年，或者说故乡的一切对您的文学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您认为产生了哪些影响？

刘：这个说来就话长，无论哪种文体写作，都是表达。不论是小小的、唯美的，或是稍微深刻的、构想宏大些的，我所有的文学作品的源头，都在童年、少年、故乡和大地。同意你的说法：写作就是写自己。这与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不矛盾。所有的作品都是自己的生活经验，所有的思想都是个体生命体验的反映。我从早年选择散文诗到诗歌，那种飘逸到激荡的写作，继而散文、长篇小说写作，明显变得沉浑些、阔大些。回过头来想，正是不断寻找自我，寻找生命突破的过程。这也与不同年龄的生命状态有关。童年和故乡的经验，是人生开篇的经验，其实对每一个人的影响都是一生。只是我童年的经验比较单一而集中，表现为鲜明的个性化。因而影响深刻，那就是生活的沧桑和苍茫湖水。所以，这

些印记就深深地刻在了文字里，无法摆脱，像宿命一样。虽然在那里只生活了十几年。

黎：考虑到篇幅和论题集中的限制，我在《<东风泊>：基于历史经验的理想主义重构》一文中，只是重点阐释非虚构的意义和《东风泊》一书在地域文化领域的价值，而没有怎么论及这本书作为文学作品的闪光点。我想问问刘老师，小说在艺术地呈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是否达到您的写作预期？

刘：我觉得基本上达到了我的写作预期。其实我在写作之前，在艺术上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担心在作品的叙事构架失衡，二是担心历史经验的重构问题如何实现。第二个问题是我最担心的，实际上，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几十年的文学准备，给了我重构的自信，让我沿着自己对真正的非虚构文学精神的理解，抛弃小说写作中所谓的权威理论，实现我的表达。也许我的文本写作似乎与当下长篇小说的经典手法不一样，但我不管，我觉得这样做，会让我的这本书更有生命力。我个人认为，这就是我这本书在文学上的独特之处。

黎：看似无形的地域文脉，是那个地域的自性所在。《东风泊》可以理解为是对英雄的致敬，对未来的期望，当然也是献给泊湖的礼物。在《<东风泊>：基于历史经验的理想主义重构》我提及您有企图，我想确认一下。

刘：任何文学作品最终关注的核心都是人，是精神。对英雄的致敬，对未来的期望，哪怕作为礼物，希望读者收获的还是人的精神。您在您的大作《<东风泊>：基于历史经验的理想主义重构》说到我有文学“野心”，说我是想通过多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发掘以泊湖为代表的湖乡文化的内涵，将泊湖地区建构成具有独特情感与文化内涵的符号。您过奖了我，其实我倒没有这样的“野心”，虽然在我的笔下客观上具有那样的努力。但我同意您说我的笔下的泊湖不是完全地理上的，而更多的是“一个文化地理意义的更广阔的存在”，至少这是我的写作初衷。

黎：莫言主张作家或艺术家要躲避成熟，尽量使自己晚熟。因为成熟意味着固化，走下坡路。您一直在拓展自己的写作边界，从诗歌到散文，现在又延伸到小说。您是不是通过这种方式抵抗自己的成熟？

刘：黎老师，我感觉遇到知己了。

黎：泊湖作为地理意义上的湖泊，是有边界的；但在文学语境里却是广袤无边的。《东风泊》中含有影视作品的许多潜在要素，您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独自尝试或找专业编剧联手将这部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

刘：坦白地说，没有。至少是我现在感觉我的写作完成了，如果说作品还有延伸价值，那不是我的事，那是别人的事，或者后来人的事。

才气包裹悲情，灵性因爱清醒

胡艳丽

读潘向黎的《穿心莲》需要冷静。一不小心，就会被她迷惑，以为这是一部自传；且容易“迷路”，因为小说中套着小说，故事中套着故事。相对简单的故事，写得枝蔓横斜，参差多态，煞是好看。小说虽不是复调书写，却又有着重重叠叠的声音，看似克制处却能听到人心的呼喊，看似崩溃处实则异常冷静。不论是书中的女主角，还是女主角笔下的女主角，都令人恍惚，她们仿若一个人延伸成了另一个人，一个为另一个做表达，一个为另一个做注解。

从书中渐渐清醒过来，不再将其当作一本自传，而是一本才气逼人的小说，书可能就已经读过了七八十页。这个时候，人物会渐渐归位，作者是作者，女主角深蓝是深蓝，深蓝笔下的芭布是芭布。虽然都是都市中以文字为生，有些小聪明、小情调、小骄傲的女子，但她们又有着各种不同。潘向黎清醒冷静，以温柔为刀，又不动声色中在人心的伤口上再撒盐，助人清醒地疼痛。深蓝聪明克制，承袭了潘向黎所向匹敌的写作才华，却在三次爱情中深受内伤，如同吸纳寒凉而绽放成的一树梨花，再美也是寒凉的底质。而芭布是个布娃娃式的公主，意外地在姐弟恋情的大结局处收获完满。

毕竟芭布只是作者梦里的梦，悲剧也可因作者心境的变化一笔改成圆满，所有中途的波折都成了可供回味的点缀；而深蓝是那个在半梦半醒的幻境中出场的女子，上演了一场爱情剧、惊悚剧、悲情剧后，又走向了萧条却略带希望的文艺片。

聪明冷静的女子，是不该有爱情的，一双锐眼看穿一切，没有哪个男子可以接得住。偏偏是这样冰雪如玉的女子，在遇到99分男子的“疑似爱情”时，会失去聪明，失去敏锐，失去预见力，变成了一个需要倾诉、需要关心的弱女子。

书中深蓝的“爱情”来得并不突然，她作为崭露头角人气上升的新锐作家，与一个编辑摄影团队共赴异国。旅途的风景、海岛的蓝天、放下都市“戒备脸”后的真我飞扬，为爱情的萌芽提供了足够的养料。其后频繁的沟通、双方不俗的才情、相近的“三观”，又为爱情的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问题是：爱情来是来了，但他们在错误的的时间相遇，这对他们的关系来说是致命的，且没有救赎。

基于他们所受的教育，不论是否痛苦，“发乎情止乎礼”是必然的选择，但作者在书中巧设机关，用漆玄青女儿小雨来捅破那层禁忌之纸，为这被道德束缚的恋情松绑。小雨口中父亲的婚姻就是一个悲剧，当年父亲因怜生爱娶了一位病妻，但在日久相处中，母亲因疾生戾。疾病击碎了她独立自主的尊严，同时还给了她对世界的怨，以及击碎别人尊严的恶……如

果婚姻中没有快乐，没有幸福，只有日复一日的折磨，这样的婚姻是否该被祝福？

真实的人间，爱情从来不是两情相悦这么简单，中年人纯美的爱情更是一个神话。别说爱情可以超越一切、战胜一切，在现实面前，它除了节节败退，什么也战胜不了。你只能对着一地碎片，装做云淡风轻，把心里的伤收好，笑着继续生活。

伴随“剧情”的急转直下，那位在书中没有露一次面、说一句话的女子，就这样在女儿的口中来了，又走了。活着，太痛；走了，又太惨烈。她从未出场，不见其生、不见其死，却如见其人。她的闪现，并不仅仅是“剧情”的需要，而是留下一个平常人不能体味的孤独世界。想必她少时也健康明媚过吧。

人间，有太多不能承受的重量。比如道义的审问、世人的眼光、心灵的自责。如果用道德来为整件事做评判，最简单不过。只要你忽略这世间的千差万别，忽略人心真实的感受，忽略内心的敏感丰富，那么你就可以去做道德的判官，享受高高在上的优越，天上地下唯你独尊。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笔墨全部着于深蓝，为漆玄玄以及他的妻子无限留白，把他们的心事隐于书页之外，虽然他们的故事也并不比深蓝少。他们内心世界的惊涛骇浪都化为了消失的身影，但在深蓝的心里，他们从未离场。

作者深谙人心，仿若用一个多棱镜，把一段克制又隐忍的恋情，写得晶莹剔透。她把每一种快乐、每一种忧伤、每一种情之所至，每一种心生希望，都写得如同在场。

这部潘向黎多年前的旧作重新出版，依旧动人，可见爱情的主题是从来不会过时的。别说这样的爱值不值得，别说曾经的心动是不是太傻，刹那芳华，已足够半生回味，余生还有太多事可以做。爱过就好。



《穿心莲》
潘向黎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